



西桐情事

XI TONG QING SHI

舒妍
·作品·

念旧有时候是一件糟糕的事，它会让你沉迷过往，看不清现实。
最终，变成爱钻牛角尖无可救药的死心眼。
以致不断错过，不断蹉跎。



西桐情事

舒妍
·作品·

XI TONG QING SHI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桐情事/舒妍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1.1
ISBN 978-7-5125-0152-2

I. ①西… II. ①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2419号

西桐情事

作 者	舒 妍
责任编辑	艾 迪
统筹监制	何亚娟 葛宏峰
策划编辑	何亚娟 朱 菲
美术编辑	徐燕南
市场推广	张 蓉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6开 16印张 230千字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152-2
定 价	25.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目录

第一章 他乡遇故知 /7

『念旧有时候是一件糟糕的事，它会让你沉迷过往，看不清现实。最终，变成爱钻牛角尖无可救药的死心眼。以致不断错过，不断蹉跎。』

第二章 家乡逢新友 /16

『那个人舒展的眉目间有浅淡的笑意，散发舒适的温和感。』

第三章 爱你的和你爱的 /33

『或许我心中真有幸灾乐祸之意，只是自己因为不愿承认与深究而没有发觉。但‘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有什么问题，谁都不是圣母。』

第四章 总也有脆弱的时候 /55

『其实有些东西，坚持下去也未必就有什么现实的意义。』

第五章 重逢需得斗智斗勇 /71

『这世界上多得是无巧不成书的事。』

第六章 每个人都有从前 /92

『即使时隔多年，我们也仍然切实地记得当时自己的动了心，然而究竟有多动心、却像是早已忘了般给不出答案。』

第七章 来了就不要走 /100

『对于那些我们喜欢的，不论是人，或是物，心中总是怀了“来了就不要再走”的希冀，却不管他是否真的属于这里。』

第八章 救美人于水火 /108

『我佯装忘记，我不说不提，不是因为我想不起，也不是因为我已忘记，只是因为我希望这些过去成为我在“波澜不惊”修炼路上的道具，并没有与我的良善有太多关系。』

第九章 不可思议的甜蜜 /132

『他声音那样好听，语气里有种淡淡的笑意，那种笑意竟端的让人生出一种不着边际不可思议的甜蜜。』

第十章 五月的晴天闪了电 /149

『月光静谧地洒了一地，那种一泻千里的银白色有种不动声色的温柔。』

第十一章 没有理由不幸福 /165

『你这样好的人，真是没理由不幸福。』

第十二章 不动声色的温柔 /188

『那声音像从热气蒸腾的玫瑰花茶里散发出来，有种柔和的，芳香的，甜蜜的，缠绵的诱惑：“我可是很喜欢你呢，王同学……”』

第十三章 并非一切都需理由 /195

『正如不能用科学解释的问题就是人品问题一样，不能用理智解释的问题就是感情问题。』

第十四章 我们在一起吧 /212

『王子扬把头埋进他的颈窝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竭力感受他颈间细滑的肤质及有力跳动着的脉搏，“我们在一起吧。”』

第十五章 是真相总会大白的 /235

『让家人快乐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第十六章 温暖的清晨 /245

『身穿长风衣格子围巾的人拎着偌大行李箱，眉目含笑地站在她家门口。』

他乡遇故知 | 第一章

念旧有时候是一件糟糕的事，它会让你沉迷过往，看不清现实。最终，变成爱钻牛角尖无可救药的死心眼。以致不断错过，不断蹉跎。

“博言，你先回去好了。谢谢你送我。”

外面的刺骨寒风显然和候车大厅的春般暖意形成了强烈反差，穿着厚重黑色羊绒大衣的王子扬觉得有些热，她慢慢地将脖子上的红色围巾绕开一圈，然后才缓缓转身对身侧的男人微微笑。

今年的冬天似乎来得有些早，才农历十月末，气温便已逼近零度。这个江南的城市，阴雨绵绵多时，今日才终于迎来久违的阳光。

约摸十分钟以前，王子扬的黑色高跟鞋从尚且留有一点湿意的台阶上踩过，正要进候车室的时候，有人喊住了她：“子扬！”

算得上是熟悉的声音，她脚下的步子顿了顿，然后终于停下：“博言，你怎么来了？真巧。”她逐渐学会对这个人说话滴水不漏。

“什么巧，专程来送你啊，你来这几日，都没有好好陪过你。老同学这样不尽职，叫人知道了岂不是笑话我。”

王子扬低头微微笑，像是敛眉看地板的样子：“博言你说笑了，为公事出差，哪有麻烦你的道理。”她笑起来的时候神色柔和，很是有一番温润的淑女韵味。

“要走也不和我说，要不是问了小汪，哪里能晓得你行踪！”许博言语气抱怨，脸上却有些笑意，然后他伸手接过王子扬手里并不大的行李袋。

王子扬的手松开，任由他替自己分担一部分的重量。

这个人，不知是当年分担过她太多忧愁，以致今日早已习惯成自然；还是，将当年到处热情地搭一把手的雷锋精神留存至今？

她无从揣测。

十分钟后的此刻，她向这个人伸出了手，试图拿回自己的提包：“博言，你先回去好了。谢谢你送我。”不是不客套的。

许博言的神色有些淡，眉目间却又似是纠结。王子扬算得上是心思细腻的人，而对于面前的人，她更是比平时伶俐，以至于他那一点并不明显的细微神色，也尽然落入她的眼底。

可能算不得懂你，但至少能洞悉你。

面前的人将手里的提包递过来：“好吧。那你路上小心。”

“嗯。”不打算回头地往前走。

“子扬！”同十分钟前一样的音色，一样的语调。

他又一次喊住了她。

王子扬高跟鞋戛然停在那里，她将手往袖子里微微地缩了缩，转过去的时候脸上已然是令人舒适的笑了：“嗯？怎么？”

“……”对面的人笑起来，张嘴似要说些什么。

然而那身影却被面前忽然相拥走过的情侣挡住，连声音都浸没在车站太过喧闹的人群里。

许博言只好提步往前来。

王子扬立住，站在原地等他。

“嗯？什么事。”她似是耐心很好地重复。

“也没什么事……”他上前一步，替王子扬拂去肩上不知什么时候沾上的尘土，“到家记得打我电话。”

王子扬微微向后退了一点，“好。”她说。

“对了，你有佳影电话么？”他顿了顿，“我知道你们都回西桐市了。”

“是。都回去了。”王子扬又敛眉笑起来，她忽然又觉得冷了，将羊绒大衣裹得紧了点，“但是还没有见过，你下次可以打她家里电话问问。”

然后她将手里的提包拽得紧了些，“你回去吧，我走了。”

面前的人点头。

王子扬转身向检票口走去，不再回头。

从南江市回西桐，走高速不过三小时有余。

相近的两个城市，相比而言南江更繁华一些，而西桐，这个安静的江南小城，没有南江的纸醉金迷，更多的是一种熟悉的温暖与雍容。

王子扬当年在南江读的大学，初到时亦和周围的同学一样喜欢这个城市的繁华，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要回西桐，心里还是很纠结的。不过真正回去生活之后，便觉出这个小城的各种好来。

熟悉的吴依软语，阳光下这个城市的标志性雕塑，踏过无数次的石板砖，缓缓东流的小河水……

这个城市，温暖倾城。

陈天南来接她。

“子扬，累了吧？”他试图接过她手里的提包。

“还好。”她拒绝，“我自己来吧。”

“你看你一脸困乏。”他似是心疼。

“出差自然没有家里舒适，酒店的床怎么睡都觉得不踏实。”她自嘲般地笑，“我这个人总是讲究得不合时宜，所以总是将出差视作苦差事中的苦差事。”

“能者多劳嘛，你看。”陈天南靠近一步，“都有黑眼圈了。东西还是我来提吧。”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势。

王子扬不再拒绝。“先回公司吧。”她很熟络地坐进陈天南的车后座，放下提包，闭眼轻捏眉间，长长地吁出一口气。

“好。那你先睡会吧。”陈天南拿起副驾驶座上的小毛毯替她盖上，自己才轻手轻脚地坐回驾驶室。

被陈天南喊醒的时候，王子扬赫然发现她已在自家楼下。

“不是说去公司么。”可能是刚睡醒的缘故，她语气略有恍惚，“这次和‘汉唐韵’的谈判，总要回公司和……”

陈天南打断她：“子扬你看看你脸色！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齐艺少了你不会垮掉的！”他一贯迁就王子扬，她说什么是什么，连个“不”字都不会讲，这样打断她显然已是无奈到极点，“明明晕大巴，每次出差还争着去！”

“在其位，谋其职。拿多少工资，总要干多少事。”她伸了个懒腰，思索片刻，“算了，回家就回家吧。”推开车门，拎了提包径自下车。

“天南，下次不必来接我了。我知道你也忙，也是有自己的事情要做的。”她走了几步，忽然转过来，对留在原地看着她背影的陈天南笑，“我还是有些良知的，一直拖着你，我的良心会受谴责。”

“子扬，我说过很多次。”他自车里走出来，上前与王子扬面对面，扶住她的肩，笑道：“我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等你王子扬爱上我。”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一贯薄情。”王子扬退后一步，对着他笑得一脸没心没肺。

“那些没营养的书你还是少看一点吧，什么时候学得一身四十五度仰望的煽情气质？”他难得幽默——虽然这幽默看上去多少有些冷，“外卖已经替你叫

了，钱也付过了。估计很快会送来，红枣汤和菜粥，都很清淡，吃了好好睡一觉，什么都比不过身体好。”

“好。”她缓缓地点了点头，“你回去吧。谢谢你送我。”言罢转身拐进楼梯转角，至屋内开了灯方听楼下引擎声响起。

她早已习惯成自然，总是不断地在拒绝着谁，尽管语气一贯温和。

“请回吧，谢谢你。”即是不给一点机会。

她王子扬，自认是薄情的人。

洗过澡，吃了东西躺在床上打电话给乔念念。

“念念，今天我回西桐了。”她用空着的手在脸上胡乱抹了一把，才缓缓道，“在南江车站的时候，遇到许博言，他来送我。”

“子扬，这么多年，你总要长大一点。不要和当年一样拎不清楚。谁都不是玛丽苏，我相信你懂。”多年好友似是知道她要说什么，在彼端一针见血。

“是。”她承认，“我懂。但理智与情感……我不知何故总是忍不住要提起。”她沉默了片刻陡然转了话题，“他问我佳影的电话。”

乔念念失笑：“他来送你不过是为着这一句而已，你难道不懂？”

“我自然知道。”她自己也笑起来。

“晚餐是不是同陈天南一起去吃的？”好友关爱的外衣下其实也隐藏八卦的内心。

“不，他替我叫外卖。红枣汤及菜粥，都清淡合我口味。”

“多好。如此坚定。”电话那头的人由衷赞叹，“倘若有一人五年待我如此，我早已为人妻母。”

“不。倘若发生在你身上，你只会觉得这般死缠烂打的人厌恶至极。我的耐心，较你已好很多。”王子扬失笑。

“所以，当局者迷。子扬你信我一次，陈天南不知比许博言好上多少。”

“我自然也知道，只是爱不爱不是以好不好来做判断的。我不能想像日日起

床身侧都是那张不爱的脸。”

“爱情可以培养。”乔念念劝服她。

“是。确实可以培养。但是念念，倘若能培养出来，这五年早已开花结果了，何以需要等到今日。”

“子扬……”那端的人轻叹，“你可知，念旧有时候是一件糟糕的事，它会让你沉迷过往，看不清现实。最终，变成爱钻牛角尖无可救药的死心眼。以致不断错过，不断蹉跎。”

王子扬隔日醒得倒是早了。

她习惯成自然，八点半上班，每日七点一刻准时醒来，不必用闹钟，亦几乎分毫不差。

自小无失眠恶习，每遇烦心事，倒是因为心中困倦，比以往睡得更早。只是早上会醒得早些了：譬如今日。

她自己知道定然是因为昨日遇见许博言的缘故了。

气温寒冷，她亦并不赖床。王子扬有一大堆良好的生活习惯，诸如早睡早起，爱劳动爱卫生，每天记日记……她将生活安排得如此妥帖，以至于陈天南无从下手——他找不到王子扬需要被照顾的地方，除了——王子扬她三餐不齐。

冬天的日出总是有些晚，七点半的天空尚且是灰蒙蒙的一片，想来昨日难得一见的阳光也许并不能在这样的阴雨天气持续太久。

她拎了包一个人慢慢走路去公司。

小城的好处在于它的那种时时存在不可磨灭的悠闲感，路边早餐铺的包子香，牵手上学的孩子，晨跑锻炼的老人，五十迈的现代，甚至还有零星的几声自行车铃声。

在这里，王子扬有强烈而熟悉的存在感。

陈天南在王子扬家楼下等了约摸半小时，直至七点五十，都不见她下来。

他打电话过去：“子扬，醒了没有？”轻声轻气，似是害怕吵醒她的好梦。

那头王子扬的声音充满活力：“我在去公司的路上。”

楼下的人愣了一下，才问：“吃早餐了没？”

“在吃。”捧着豆沙包呵气的人好像心情不错，“怎么了？”

那头的声音有种隐藏得太好以致难以觉察的失望，“我去陌桑买了你最爱的卡布奇诺和蓝莓蛋糕。”那家叫“陌桑”的咖啡店在城东，开车过去亦需半小时有余。

王子扬沉默片刻，然后她在公交站台停了下来，“天南，我还是不能习惯一个人对我太好，我会觉得有一辈子难以还清的亏欠。所以……”她慢慢地呼出一口气，看空气中的白色雾气渐渐升腾起然后逐渐变淡乃至消失，“你的生活，该是什么样就什么样，不要围绕着我打转。”

陈天南哭笑不得，“子扬，我不需要你偿还。这些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王子扬的无力感渐渐升上来，“我们是不可能的。”只能这样拒绝，她找不到别的更好的说辞了。

“我死心眼得很，会一直等下去的。”

王子扬终于也哭笑不得了，念念还说她死心眼牛角尖，可是跟陈天南比起来，她就真的太小巫见大巫了。

她对于从前那些事那些人的不甘都只是放在记忆中，自虐的时候拿出来折磨折磨自己而已。而陈天南呢，他过度的坚韧甚至叫王子扬觉得惊奇，大概男人和女人的大脑构造真的是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有时候，她亦会觉得自己是否对陈天南太过无情了，但是，给他点希望，倒是变得对自己无情了。既然快刀斩不断乱麻，那就索性不去管他。

看，王子扬是个自私的人。

而且，还总是选择逃避，比方此刻，在陈天南发表那句“一直等下去”的言论之后，她借故说公车来了，便挂了电话。

事实上，这时候她已经离开公车站台，转身进了面前的写字楼。

老板温和地朝她笑，并不责怪她偶然的迟到。某种意义上讲，面前这个捧着包子取暖的女子，是这个公司广告部的顶梁柱。

王子扬大四下学期来齐艺实习，迄今已经整整四年。她大学所修专业是比较文学，并不是什么热门的学科，兜兜转转之下来了齐艺传媒当广告部文案。很小的职位，实习给九百，转正才一千四，刚开始时简直连生活费都不够，要依靠父母接济才能活下去。

所幸她是努力的人，不消半年，便锋芒毕露。首席文案不知何故跳槽，她便理所当然替补而上，风生水起，成绩斐然。渐渐地她开始向老板提出各式各样的建议，配上详细策划，老板从善如流，广告部业绩何止涨了一点。于是她坐上本部门头把交椅，只花两年零九个月。

外人如何看她，她不管。哪怕他们个个以为她王子扬不择手段她亦无所谓。她一开始就是不满足做一个无名小文案的。

甚至有人指桑骂槐说她靠潜规则上位。呵，那也太看得起她了，她终年黑白灰三色，古板如中学教导主任，景颢这般倜傥的老板，怎会看上她。王子扬失笑。

她坐到自己桌前，打开电脑泡了杯速溶咖啡，然后开始啃豆沙包，边啃边整理因为出差几日而囤积起来的各式报表。

景老板过来，双手撑住办公桌面，“子扬，南江那边怎么说？”

“他们的价压得太低了，做是可以做的，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利润了。”她从文件夹里抽出几张纸来，“这是一些资料，您看一下。”

“你怎么看？”景颢相当信任她。

“我觉得……”王子扬把豆沙包放到一边，从桌上的纸巾盒里抽了张纸擦手，“如果要开拓南江的市场，接下这单生意无疑是个很好的选择，毕竟汉唐韵在南江的影响力还是不小的。但是这样，就意味着我们会在短期内失掉一部分客户，年末是这个行业的高峰期，但是章氏的单子太大了，我们必须舍弃别的单子，收入方面必然会受损。如今最好的办法就是想方设法提高汉唐韵的报价，但

是有太多同行想要接下这个单子，即便是亏本的买卖都有人做。谁都知道一接汉唐韵的单子，那公司的身价在圈子里就立即跻身一线。”王子扬顿了一下，把手中用过的纸巾扔进纸篓，“说真的，景颢。虽然汉唐韵是有意愿要同我们公司合作，但别家报价比我们低两成都不止，要照目前的价钱拿下，我把握真的不大。”

景老板直起身来，“你先把早饭吃了吧，等一下来我办公室。”

王子扬匆匆咽下她的豆沙包，然后捧起文件夹就进了景董事长的办公室。

齐艺在西桐算是不小的传媒公司了，拥有户外广告发布权及电视代理能力的公司，在这小城不过寥寥数家。他们甚至还涉及庆典礼仪和各类商业演出，而关于广告这块，王子扬已逐渐成为这个城市的知名人士了。

但凡这行业的人谈起王子扬，总要带上“能干”“有手段”这些词语。

上午十点，王子扬才从景老板的办公室出来。

对于和南江汉唐韵的合作，他们在一个半小时的交流商榷后，决定由王子扬再次出马，就价钱方面的各项事宜与章氏进行下一轮谈判。

也就是说，王子扬短期内又要再去一次南江。

第二章 | 家乡逢亲友

『那个人舒展的眉目间有浅淡的笑意，散发着舒适的温和感。』

考虑到双方的时间安排，和汉唐韵下次的谈判时间定在十二月二十八日。

王子扬心里暗暗舒了口气，真好，还能休息上一周，她真的是怕透了奔波，又晕大巴，每次出门都是莫大煎熬。

冬天日短，下班也早了半小时，四点半的时候王子扬就准时提包打卡出门。

她最近心血来潮，激情澎湃地说要去学画画。

西桐教画画的地方不算少，除了少年宫，还有一些专门辅导美术生迎考的强化班。但是适合像王子扬这样，为着消磨一点时间，还美其名曰提高艺术修养的那些个怀着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小白领的去处，真是屈指可数。

偶然的一次机会，她十点多加班回来，公车早已停运，便一个人沿着桐河走路回家。

那是整个西桐最漂亮的道路之一，虽然脚下的石板砖早已因为一下雨便异常湿滑而被改建成了水泥路，但是这条道路依旧散发着这个小城独有的韵味。